

封城特輯－外籍學生的哀愁與孤寂（下）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物質層面的困境與心理層面的壓力，都讓前來法國就學的外籍學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，究竟在這場危機之中，他們如何發掘出堅持下去的生存之道呢？

物質層面的困境：居住問題、頓失經濟來源

對這些青年學子而言，由於遠離家人，這場疫情在日常生活上所造成的困難令他們更加有感。雖然各地大學生活服務中心(Crous)大多還維持營運，但仍有一些宿舍選擇關閉。一年前從玻利維亞來到法國里昂、在拉馬爾提尼耶高中(Lycée La Martinière)就讀科學預備班的瓦特爾(Walter)就被迫搬離宿舍。「我算蠻幸運的，還好有一個朋友讓我去住他家，我盡量避免造成他們的困擾。可是要把我全部的家當搬過去真是件難事。」他說。

波爾多大學國際長維若妮可·德柏爾(Véronique Debord)最近就接獲多名外籍學生求助，表示他們因失去打工機會，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困境。「我們試著動用社會救助金，提供必要協助。」她表示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留學生們暫時不必擔心簽證問題。根據緊急命令，封城期間到期的居留證可自動延長。

然而，最令這群初抵法國的學生感到壓力的，莫過於要在陌生的環境中度過此次危機。「他們大都是 19、20 歲的年輕人，有些人因為就讀的是英語授課課程，所以完全不懂法語。他們也不太了解這裡的醫療制度，要找醫生對他們來說相當複雜，要明白政府建議的相關公衛措施也很困難。因此我們需要協助翻譯，並在心理層面上給予相當的支持。」德柏爾表示。

心理層面的壓力

事實上，支持這群外籍學生離鄉背井、前來法國求學的那股憧憬已幾近崩解。伊拉斯莫斯學生聯合會(réseau Erasmus Student Network)主席班傑明·博東(Benjamin Beton)認為：「在法國的生活通

常在井然有序的環境中進行，包括藝文活動、豐富的社交生活和夜生活...然而在一瞬間，這一切全都化為烏有。」

專門研究學生群體的心理學家安·德雷格(Anne Delaigue)表示：「傳統的面授課程、考試、實習、圖書館、健身房、學校餐廳全都沒有了。他們遠離家人，朋友們也被困在家裡無法外出。這種種情形都會造成許多焦慮感、強烈的失落感，甚至失去生活的方向。」

任職於薩克雷高地(plateau de Saclay)兩所高等學院、專門輔導學生的精神科醫師羅賓(Florence Robin)則認為，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學生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。「在我線上諮詢的學生當中，大部分都因為當前的環境而出現焦慮和慢性壓力的問題。這種心理創傷還會持續一陣子。他們突然身處於幾乎杳無人煙的宿舍，失去與社會的聯繫，這種情形會加劇可能本身就已存在的心理問題。這對目前已經忙於照料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院所來說，會產生更多困擾。」

封城第二週開始，一些學校經過調整後開始進行線上授課，或多或少協助學生重整日常生活。但各個系所步調、作法不一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維持與人群的聯繫

對這些遠離家鄉的留學生來說，透過簡訊和社群網絡與親人聯繫，多少具有安撫的作用。而在學生之間，新的社交模式如多人線上遊戲、虛擬酒聚、遠距 Netflix 派對...等已然成形。羅賓也表示：「我看診的學生當中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因為這樣的情形而感到痛苦。少數人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稍微喘息、休息或可能在課業方面迎頭趕上的時機。」

困在巴黎市中心宿舍裡的伊涅斯(Inès)也努力正面思考：「我盡量不去想到家人不在身邊的事，反正難過也無濟於事。其實現在的情形讓我想到當年在突尼斯(Tunis)經歷的阿拉伯之春(printemps arabe，發生於 2010-2012 年間，在北非和西亞等阿拉伯國家發生的一系列革命活動)。那時我十六歲，情勢非常艱難。但我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彼此互相幫助。因為這樣我們才熬了過來。」在宿舍裡，她和一些同學一起安排唱歌、玩音樂等不具傳染風險的活動，還發起了「音樂盲測」的遊戲。「我們相互扶持，這樣就不會感到恐慌。我們發明各種能夠『聚在一起』的方法，一切都是為了加強彼此之

間的聯繫。」

譯稿人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2020 年 3 月 22 日，Le Monde (世界報)

